

卷之四

以為儒為  
禪為趣無  
所不妙短  
章能如此  
自為極品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弃集卷之七

周在梁園客

豫儀周在浚雪客

周在延津客

王履

安道崑山人

與人之

僕遊華山見奇秀天出乃知三十年學畫不過紙絹  
相承指為某家數耳近始屏去舊習以吾師心心師  
目目師華山

先正言文章當使移易不動。勿與馬首之絡相似。余遊華山之詩。敢謂軼昌黎而配少陵。庶免乎馬首之絡之弊而已。

王衡 辰玉緱山太倉人

與袁了凡主政

捧讀尊函。先生贈我以道。所以待我者甚不薄。極感。極感。惟是居塵出塵。卽事鍊心之道。固衡稱稔聞也。明知情有所著。蓬宮瑤池。與厠溷原無二相。而根性

將自己病  
痛寫得入  
趣是尺牘  
好手

頑。曠。習。與。性。成。如。飡。雪。蛆。作。蓼。蟲。焦。悶。且。死。接。客。未。數。語。而。背。如。蝟。刺。讀。書。未。數。行。而。急。欲。完。卷。嵇。中。散。陶。元。亮。之。樂。更。無。有。而。所。云。嬾。著。衣。冠。讀。書。不。盡。解。者。病。更。倍。之。矣。此。對。真。人。前。不。說。假。話。姑。俟。琢。磨。客。氣。幾。分。乃。敢。稱。先。生。弟。子。耳。

邵卓寶 二泉無錫人

天下最親民者。惟守令。雖聖明在上。而一。二。貪。殘。居。職。民。之。不。得。其。所。者。多。矣。故。一。邑。有。循。吏。一。邑。受。澤。

一郡有循吏則一郡受澤其功德比于君相似小而更密似賒而更急大略教化爲上寬仁次之綜核又次之嚴于馭役而寬于馭民亟于揚善而勇于去奸如卓茂以治最封侯其教民有云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吾以禮教女必無怨以律治女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數語溫惻動人致治脉理自見律禮二字亦見醇良酷吏下手分門處觀卓魯之治令唐虞三代猶在人耳目中究之只退火盡耳一些名根不足與于斯賢其念之

夢入華胥矣

又

筆有勁氣

昔王文正云朝廷權酷至矣東南民力竭矣此真宰相之言如平準均輸間架陌錢及青苗手實之法皆于中世行之令元氣坐索國本虛耗倡此法者及精言利之人皆不令終何則利必有害其數然也當劉晏以養民理財算無遺策而後亦以冤死史猶以爲精利所致況其他乎今兵餉不足水衡頻竭如張詠周忱善均節之可也倘有謀及此便非氣運之福又當善爲酌行所爲賢者更當盡心時也

與胡蓮渠侍御

唐馬周代陳便宜。以白衣立致宰相。一布衣言天下事。如指諸掌。至動聖君。擊節嘆賞如此。非存心經濟。積誠所至乎。大略熟練世故。欲治天下的人。則詞理自別。夫奏疏似屬空言。比見之行事者。寧無別乎。不知善念滿時。鬼神已知。況行事祇施濟下民。而奏議則轉移主意。得採一善。視自爲善者。已更難。更難。況格主心乎。一人有慶。四海未賴。其爲禍福。寧可計者。是以林機議緩蜀賑。禍至滅門。馬默奏除投海。天賜

佛心婆口  
是一則功  
過格

古今全局  
和盤打算

兒女。王安石議復肉刑。父子冥譴。王僕射請貸饑夫。神報相位。禍福之應。其顯如此。但以天下生全萬世。太平爲心。則宛轉虛活。自有窾窾擊邪爲正。定無虛。僑不然而左右手。輕重心。論事過當。議人失實。當其偏于所執。亦自實見得是。然已禍天下。不淺。又不然而矜名矜氣。致天子復諫。權貴福衷。害事亦甚不少。此皆直道尚恐有失。若借事權。報私怨。植邪黨。排正人。逢上意。希奧旨。則更不可言。報亦更慘。言事有款。有情。單剴切。不得。唐德宗之稱李泌云。朕言當。卿嘗

有喜色。不當嘗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喜得卿。此可為得言之神矣。故詞不必文。文不省也。不欲多。多難竟也。朝廷生一事。則民之不得死者多矣。此中外便宜。一切報罷。所以為聖相也。寧為啞。給事切莫作矮人。看場最宜留意。

周立勳

勒自華亭人

東人中

文當規摹兩漢。詩必宗趨開元。吾輩所懷。以茲為正。

故是通論

至於齊梁之贍。篇中晚之新。構偶有間。出無妨。斐然若晚宋之庸沓。近日之俚穢。大雅不道。正不必置針砭也。

與秋士

託美人於君王。寄良媒于哲輔。淫思幽怨。實始風騷。吾曹置蠟之篇。散釵之句。或吟秋雨。或悼西陵。本非大雅所譏。豈為盛德之累。

與偉南

文人浮薄。古今所疑。輕毀前賢。非軋儕輩。吾黨深絕。

勒自縱情  
倡樂麗思  
逸致居然  
可想

實鮮斯尤。若矢口標榜。有寥寥餘子之言。卿當第一之語。雖以一時取快。終非雅士所宜。若乃子玄纂向秀之書。延清攘希。藝之句事。同挾盜非。獨輕浮巧者。勿矜拙宜自勉。請於之曰。適令殊而。西刻本非張美潛。子晉曲林華亭人。晉書。晉書。晉書。

與羅瑕公

弟牢落半生。癡懷不改。在南中數年。得一穆如。以為至快。不意因穆如。又得仁兄。自北行以來。淡憂穆如。文不通俗。不意黠奴。遂能振拔。乃爾。此殆真能作賊。

人已兩得  
所以為難

聞信喜躍。是日與王鍾老浮白大醉。憾不即至眼前。共傾酒甕。幸為我致聲。王郎人事。酬應稍與和光。使世不稱矯激。即可慎毋與一種虛氣之人。多嚼酒肉。跟隨僕從。損却平日家風。目今世道日衰。貧賤之士。居常自許德業。不讓孔顏。經濟必躋。管葛文章。直凌班馬。風誼可追。鮑雷及其得第。旁人視之。全不相應。今日穆如出頭。望其一洗此習。多蓄餘力。以應事會。若精神氣力。耗於無甚緊要之處。將來好事當前。便難發付。不可不蚤計也。弟望穆如之甚淡。狂奴故態。

厚道遠識

不禁潦倒。仁兄能不為之一笑乎。其美其壯其壯也。  
鄧漢儀 孝威一字舊山吳縣人泰州籍

### 與袁籜菴

承示諸箋，得吳梅村太史奉贈四詩，風流婉約，真如  
 張緒當年。又如商女隔江，唱六朝新曲，可妒亦可憐  
 也。至讀曹秋嶽先生老淚霑歌板歸裝儉秣田之句，  
 又為黯然。世有一代才人如袁令而竟乏司業酒錢  
 之贈，乎可為世道嘆，並可為遊人戒矣。

### 答黃九烟

先生落落高踪，弟輩樂其真，時人惡其冷，今已無伯  
 通之廡下安所得。杜陵之草堂耶，只須移家渡江，向  
 九龍峰依阿垣，最為長策。

### 與劉津逮

弟與申子鳧盟，素未謀面，乃鳧盟寄江南友人書，屢  
 屢稱弟不置，弟豈忘情於鳧盟者哉。鳧盟寄托高遠，  
 所為詩，蒼渾之中，乃復秀潤，此正河朔所少，蓋太行  
 滹沱之間，風氣剛勁，詩不難於壯，而微患莽若鳧盟  
 者，真矯然獨出者矣。弟夙昔為詩，怕落齊梁人聲口，

文士關切語

晉人語態



累年北遊諸作頗雄健絕無綺羅花草氣其得之山川之助耶恨未繕寫不能呈足下並寄鳧盟讀之

與孫豹人

竟陵詩派誠為亂雅所不必言然近日宗華亭者流於膚殼無一字真切學婁上者習為輕靡無一語樸落矯之者陽奪兩家之幟而陰堅竟陵之壘其詩面目稍換而胎氣逼真是仍鍾譚之嫡派真傳也先生主持風雅者其將何以正之

唐汝詢

仲言華亭人盲而著書編蓬續集

與某

合諸簡冊甚于合諸室妙妙

竊聞玉石相糅三閭所以痛心牛驥同皂梁客為之扼腕夫志士之不能羣於庸夫明矣迫而合諸室猶且掉頭而去況迫而合諸簡冊乎僕偶客邗溝有事于殺青聞有千里饋書者取讀之則雲間人物志也其傳先達暨當代名公無敢置喙獨異人一欵收僕與某伯仲僕忿然廢寢食者三日僕之與某吾鄉五尺童子咸知其非倫矣先生取而合之者謂其文詞足敬耶清修互競耶著述堪比耶是三者某未嘗有

也。特以盲廢而合之。則先生真皮相士矣。作史者貴知人。合傳者貴定品。人不知而傳。品不定而合。遂有挽途人以劇談。延羹跖而同席者矣。腐令合范蔡而傳之。以智辯相埒也。均爲秦相也。先生謂其折脇摺齒而合之耶。虞舜項籍俱列本紀。以嘗宰割天下也。先生謂其重瞳足附耶。古今稱文人者。必曰揚馬。以有詞賦相當也。先生謂其口吃而相承耶。然則左丘明之失明。漸離之矐。卞子夏之小冠。俱可合而爲傳。行汲之甕。晉之步將。齊之臄。獻璞之荆。俱可驅而同。

筆光墨焰  
頓作五色  
陸離

從李斯諫  
逐客化出  
無其一字

堂晏嬰之六尺。孟嘗之眇小。武安之貌寢。郭解之短矮。俱使屈節而從。侏儒防風之骨節。專車長狄之身。橫九畝。皆令卑身而事。西伯侯高股。有黑痣。桓温面有七星光。武日角。叔夜龍章。俱遣約爲昆仲。陽貨孔子俱列世家。習鑿支離。俱稱詞伯。是皆先生作志大意也。夫不求人品。而索諸形骸。陋矣。無外史之筆。叨外史之任。多見其不知量也。先生之書。旣已梓矣。言之無益。但求毀去。唐生高板。不與某列。幸甚。

紀

青

竹遠江寧人伯紫尊人  
權冠子

與爾斐

令杜預一輩人意消

似陸士衡葛稚川語

葛稚川語

簪纓之士。卑者為榮。膺高者為勳。伐聲名。一途又卑。高二種人。湯頭引子。藥劑中斷。不可少者。至於所謂千秋萬歲後。非無聊則憤激。與艾清羸。與鷲分鼠。鸞鳳與雞。鶩奪穀。梧椅與荆榛。讓老梟與鵠。鶩分鼠。鸞鳳與雞。鶩奪穀。梧椅與荆榛。讓陰糞草與芝蕙。蒸蝕范忠宣云。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之。不武也。今日之事。與此意同。晏嬰之六。吳孟嘗之姐。小知安之。雖與源。雖之。與

與兒

人之與兒。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彝。性之者也。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鬪。習之者也。丹朱不應乏教。寧越不聞被箠。語其變也。裴晉公有言。吾輩但令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致身卿相。則天也。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為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今之人。但知教子弟取富貴耳。非真能教之讀書也。夫子弟之賢不肖。豈在窮達哉。有富貴而墮其家聲者。有貧賤而振其世業者。汝不見若乎。老

滔滔皆是

江南敗子  
負人債期  
以父沒入  
棺擊磬時  
償之謂之  
磬響債

自是名論

大夫起家鉅萬。終夜握籌。尚在針頭上。削佛面上。剝  
二子久製泗濱。冷冷一擊。刹那爾。汝又不見若乎。占  
藉單苦。百荼俱茹。高視濶步。思做天下第一流。富貴  
家兒。不如人。且不可。何況貧賤家兒。汝勗之。

張一儒

彥先江寧人  
嬾眠齋

### 荅武仲宣孝廉

讀書清緣。真不易得。若機趣不生。雖終日閉關。政不  
如飲酒賦詩。登山臨水時。有會心。乃出讀書之上。古  
人之書。亦是機趣。所到偶爾肆筆。遂足千古。今人苦

心摹畫已。落聲聞。若更參妄緣。或反失之矣。余駕部  
軼才。弟宿所欽服。為時所役。固宜。乃委弟代斲。豈膏  
梁既厭。而反思藜藿耶。

程邑

幼洪翼蒼上元籍休寧人

寄嵇叔子

永嘉山水在越地。為最足。下建節以來。繼王謝之芳  
躅。登臨所歷。吟咏必多。當不使山水之樂。獨讓古人  
也。弟謫吳門時。曾接翰教。此時大刻未成。索邑敘言。  
至今未覩全豹。數年來簿書之暇。怡情筆墨。凡丘壑

鳥獸風雨花草。城郭園亭之所觸。同僚屬吏紳士山人墨客之所感。憂喜愉快。咸寄乎詩。其得之心而應之手者。必有軼於古人者矣。君家昆季入都。問知近況。布衣麤食。不減寒士。人無所求於已。已無所媚於人。已亦不求于人。亦不責人之媚已。余聞之。驚甚。今之爲外吏者。不求于人。固難。而能使人不求于已。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足下何以得此于人哉。世以威鳳祥麟。甘露醴泉。爲國之瑞。使吏貪而民貧。此數物卽數數見焉。何裨于治。使天下之有司。皆如足下之無求於人。其爲瑞也。不亦多乎。十年前與足下作賦論文。掀髯鼓掌。狂歌飲酒時。私心揣足下服官。必爲伉爽豪華之行。孰知類深山學道之所爲哉。足下其勉旃。慎終如始。

與門人葉九如

不佞忽動念。安得萬間屋。以居無家者。挾纊無算。以衣無衣者。積菽粟如恒河沙。以食無食者。掬大海水。滌盡人心之垢。借五丁力。鑿平人心之險。足下留意古道。想有同心。然此如精衛填海。愚公移山。徒空言

有議論而不減酌致

固是雅人

善言如藥

石未必愈  
疾去其太  
甚耳

耳雖未必有是事不可不存此心否則鄙吝何由得  
消也

嚴首昇

平子湖廣華容人  
瀨園文集

與唐月麓

文章一道一人開之衆人尤而效之非衆人之過而  
一人之過也夫我則爲文而他人得以襲取學之畢  
竟非至文耳且我則爲此之文而他人得移之於彼  
無亦于此有不甚真切焉者歟自古文章所在未有  
能免于流弊者其能免于流弊者則必其立于不可  
及與其不可假者也

確且快

與沈公紱

三十年士子好名已甚方圓在千里之內前後無百  
年之久井底自鳴何裨勝負漢季天下名士至數萬  
餘人今日若相似然畢竟過情不祥旋踵輒敗論者  
以此執咎聲聞想當爾矣古人皆不得已而有名于  
世故其名克稱厥功以視虛聲處士若蒼素不相疑  
耳

劉四罵人  
人不恨近  
日名下恨  
嚴子不得  
真是發人  
深省

與劉秉三

禪中何嘗  
無文人裴  
白蘇黃皆  
文人耳假  
借四大以  
爲身是真  
語卽是謔  
廢詆自往  
劫已然矣

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衲衣輩。遭遇文人。如士女。然不戲謔不止。蘇公所云。借禪以爲詎。亦習氣耳。予因思傳燈載一千七百人。自王侯下逮。薪粲皆得證果。獨文人不居一焉。阿難以多聞見。擯華嚴以多聞致戒。古今文人。莫不譚禪。終不得禪容。有作仙無作佛者。其口業應然歟。

與薛諸孟先生

前代詩凡累變。大概過宋元遠甚。獨不逮唐耳。適賴有先後諸大家。勦持厥衰。適足以衰詩。自諸大家以外。又畢竟無一人足以言詩者。雖郊島全賀等輩。時或復生。譬則澮清河濁。君子務取其大矣。四十年內。非薄先輩者踵相接也。卒與先輩同無是處。何哉。天下事不矯既往。不成更始。其常勢也。然而江河日下。後不如前。正坐是耳。貞元而降。作者思以凌古人而無術。乃至左馳外道。成彼一時。嗣是以後。宋人亦復廢唐。元人又思救宋。避溺得焚。愚不可瘳。明初四家十子。因循元習。直待成弘。乃正厥始。是故成弘矯宋若元者也。矯宋若元。不得不返之。大曆以前。于是歌

行優孟李杜近體臨摹開元是則全是非亦全非詩存詩亡同在此日降而嘉隆抑又甚焉南岸起而議先輩之後則宋之廢唐也復州之尾南岸則元之救宋也畢竟宋能變唐不能並唐元非藥宋與宋同疾嗟夫信陽師心北地證宗既已夢中占夢七子投誠于二家後人操戈于七子將無以燕伐燕八百年來無有是處抑何艱歟

與江州黃子

士子生當平世夙夜強學靡事不為胸中求一濶然

將詩社作  
大鐵圍山  
何處容修  
羅灑血吾  
羨吾平子  
已

不可得邇來周旋風鶴有突莫黔無可干之祿無可讀之書饑寒非累生死未大邂逅只在中放棄全如海外舉趾則登峙臨流啟口皆悼亡思遠一人之身一日之間而古詩人之遭遇之性情殆備欲無詩得乎

與華陽

以匹夫徒步之子蓆門繩樞竹床土銜之間細絲高竹未調于耳瓊花怪石不供于目以逮好鳥麗人高僧名士莫緣為侶此外惟江山風月可得有耳然而



登高臨流。或無其具。良宵令節。不知將至者有之矣。諸如此類。皆所謂詩料也。而皆無有。而皆恃此支離顛頽之心。誰空而為詩。辟之則文人談武事。地間人談天上。中國人談海外。無望其言之親切也。惟是怨貧傷老。終日書懷。彌望一色。無足觀耳。

與劉長御

國家功令。初不以詩取士。士大夫不以此輕重人才。凡此居然作詩者。其于詩非真如嗜酒好色。不能自已於性情也。或少年好名。精神大半耗于干祿之學。

確當處稍中。忌然受者。要當自省。一會

而復以其緒餘分風流一席。不然則有薦紳先生。勞于王事。晝錦之餘。萬全孫謀。然後以其既衰血氣。應酬山水花月之間。二者以外。則又有布衣之徒。其始學制舉。藝不成。退而學詩。思挾以涉四方。遊大人。不得已而從事。無惑乎于此道。概無聞也。

與白生

布衣詩。非工不能存。薦紳但有詩。輒存是故。詩在薦紳輩。可傳者。什一布衣。固居什九。今日則論其達。不達。後世則論其工。不工也。且夫名譽所在。當時則聞。

歿則已焉者。往往然矣。亦有能得之後世。不能得之當世者。端木之聲。愈於仲尼。而顏曾俎豆居其上。白居易鷄林賺句。梅聖俞西葵織字。王昌齡高適王之渙。咸被管絃。數者李杜所未及。受享于當世。而千秋後。諸子之視李杜。何若也。

與周彝仲

竊嘗有言。詩厚物也。刺常似美美。不似刺。怨常思羣。羣不思。怨谷風無失其故。行野無失其親。詩中天地不在人間。

與秦兆谷

詩淺事也。古今世無治亂。人無愚哲。男女皆足以爲詩。然君子之得與於詩者。莫不有其遇合焉。青蓮高趾。少陵失路。襄陽窮而後工。右丞達而後工。假使數子。易地卽皆謂不幸。卽皆不必能詩。辟如蘇子卿。晚年從容。漢陛便碌碌。無所表異。然則鬻雪咽檀節。旄盡落。固子卿所謂遇合也。

與王季豹

仁兄所處。天人名實。一切非弟可比。大約才兼志願。

忽說詩厚  
忽說詩淺  
隨意而談  
無不解頤

肝腸過熱。靡事不爲。無人不交。此病似非小可。我輩之身。非鄉里親舊之身。四十以外之年。力非千條萬縷之年。力思之。思之。則得之矣。仁兄亦思李白何如人。劉全白猶以無所成名爲惜。夫子又何如人。黨人亦復惜之。古人不爲窮大。不治甫田。用心顛篤。而作事近著如此。

與陶仲調

近日房選。概無可觀。大約子輿氏地醜德齊四字。可以盡之。主司怯於功令。以得一才人爲懼。士子亟于干祿。遂以克盡其才爲憂。而君家兄弟。獨倡和湘南古文奇字。終始不渝。此則有爲有守。古賢者事乎。

與文木生

弟丙子冬。曾將前七子一派名手。細細去取。祇覺四簋滿前。無下箸處。大抵如燕趙麗人流觀。無一不佳。實實欲捐金爲我。有便覺無一可者。此選詩之難難。于作詩也。

復王子京

入冬拮据。此兩大篇。摩揣高深。刻刻與先生周旋也。

壽文例如梓人作室動口便須吉祥忌諱頗多儒學  
碑記如坐臯比解訓詁作老實語博趣不得須經先  
生點定便如東坡冊誥皆有生動意矣

與李共人

詩人之妙却有得氣之先知幾其神之美三百篇終  
日憂亂皆從人所相習不察處以爲怪異如日有食  
之正月繁霜莫肯夙夜民之訛言彼宜無罪此宜有  
罪皆後世家常事皆以爲不可救藥之憂若唐人流  
離瑣尾啼號滿紙已落第二乘矣

與王澄川

史稱家徒四壁某并四壁無之平生尺牘強半皆旬  
貲之文一夕盡焚畏爲後世蠅蚋口實耳正苦米貴  
家在首陽賴先生捐俸始一舉火因思徐穉閔貢輩  
人不可得而衣食彼豈或有姑射辟穀之術哉仲子  
惡能廉則某今日之謂歟一笑

與劉公言

仁兄才思敏妙高廣自是今日第一座位但須及時  
讀書克盡其美古今無無益之書何可勝讀務在得

可解說詩  
法亦可解  
憂時法

其要領大畧通鑑二十一史爲古今大頭腦。三經爲聖賢本領。二書如人生之有室家。全力經營無了手。日此外百家諸子。概作親朋。過客應酬。隨緣踈密。可也。

與劉雲門

陶公終日爲兒子慮。慮及僮僕衣食詩書。何其真也。將兒子貧苦愚拙。種種煩惱。都作下酒物。何其達也。近情之至。忘情之至。

與陳斗翔

天地父母某月某日。甲與乙爲友善。上下四旁莫不並見。可謂至交矣。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何其相許之廉也。古人貧賤之交。無過望於富貴。如此分金贈綈。已是後世人事。何況王貢彈冠。

古人不輕責人故多全交

最討便宜法

朋友一道。惟貧賤則然。無責之于富貴。安樂則然。無責以患難。生存則然。無責以既死。取長略短。厚往薄來。則可交。盡天下受用。朋友一道。

此意最妙  
所以大悟  
小悟時時  
呈露也

香嚴悟道。則遙禮馮山。馮山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  
爲我說破。何處更有今日。康節學于李挺之。請曰。願  
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可思也。

趙貞吉

孟靜四川內江人

與李生

足下之志大矣。乃徐察其量。則似以虛爲實。得少爲  
足。此又何說也。夫步象躡者。不由兔徑。恢大業者。必  
宏遠圖。昔古公欲大周業。必遷于岐山之下。居焉陶

妙于取喻

朱欲富其積。必處于定陶。天下舟車財貨輻輳之處。  
然則士之欲追古聖哲而求得其所爲道。取材畜德。  
當何如耶。乃若足不出于百里。目不接一勝友。抱兔  
園十數冊故書。握舉子活套。以雄長于目不識一丁  
之人。偃然自大曰。吾以斯文自任。前無古人。後無來  
者。有識在側。奚啻笑河伯之泊于秋水。嘆溝澮之盈  
于屋霤矣。生謂之然乎。其不然乎。雅聞生少年嘗習  
靜山寺。奉母養志。文史自娛。俯仰今古。蓋吾鄉郡丹  
山之雛也。豈不愛念。嗟嗟。人亦有言。年近三十。憂老

良時不早  
建憂來逼  
我身同此  
感慨

厚德人語  
更具身分

皆是宋人  
雋異是晉

學問人語

將。至。世。事。易。纏。糺。光。陰。易。懣。懼。忽。忽。淹。留。壯。老。逼。人。  
打。入。凡。俗。隊。中。亦。不。難。矣。可。不。省。哉。可。不。畏。哉。

與唐荆川

公才名甚高。易爲人忌。布衣草食。窮餓蓬藿。人尚計  
較。有言紛紛。而況茲行。有縣令負弩。諸侯屏息之勢  
哉。可不加意謙下。以郭令公曹武惠之事。自處非以  
媚世。乃以善世也。乃大乘法門也。恐相見晚。故先道  
此。又知公早自知。而僕之言之。聊作印證耳。如何。

與督學管慕雲

水涸根枯。方尋依真實。古人佳處。用意深處。時時見  
之。以此新知。遙思舊侶。停雲影裏。流水聲中。豈無舟  
車。吾將安訪。公欲知僕。正爾法堂草長也。

與韓吏部郎書

聞先輩每用夾摺存袖中。隨所聞見。隨卽劄記。問君  
子得君子。問小人得小人。以多者爲的。而又自以平  
心斷之。且又貴其不露也。平居惟有讀書。可長內智。  
問人可長外智。二智並用。可得大半。然後俟其位至  
用之。夫俟之亦未易也。其要在善處同僚。昔聞馬谿

嘉隆七子  
正坐此病

田以告趙八墩者。惟在衆中不見衆。講事不以氣凌人。不談長官短長。不說他司利病。最不可者。以詩文之工。聞見之博。先獨取一二。輕俊合已者。友之以他人。皆爲椎魯不堪。比肩群居。獨與此人。翁翁訛訛。過從杯酒旁。若無人。他人則終歲不一過也。諸如此類。言之不盡。其毒甚大。可一省之。何如端凝簡重。忠厚仁恕。平心泛愛。與物無忤。此俟之之道也。

宋登春

海翁應元鷺池直隸新河人

水國與人。其真寶古人。其真寶古人。其真寶古人。

說詩正則

僕幸以才力之拙。故得沉思苦吟。審於性情之正。以求歸于溫厚和平。彼倚馬千言。揮霍詞林者。方傷于所恃。能無窮大而失其居乎。

又

文中子謂北海黃公善醫。先寢膳而後針藥。汾陽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卦說。余未善詩。先性情而後文詞。寢膳人事。性情也。針藥卦說。文詞也。

讀某君詩與客

作詩何爲者。而令七尺軀。津津諛貴人。巧活耶。

平語以引  
喻形起令  
人喜玩



喬高鉢 文衣直隸內丘人

荅友

夜半過午門前萬籟俱寂。猛思日中百億生靈。今歸何處。人世升沉如此而已。

張四維 鳳盤山西蒲州人

條麓堂集

寄孫淮海

積久不奉教言。追憶昔游。非不宛然在目。而歲月漸邁。知己天涯。覽鏡自觀。形容非少矣。每閱古紀傳。諸奇偉磊落。表表自著。當世者方其抗行奮迹。著論紆

含毫邈然  
淒感心脾

謀固爛然。盈帙也。數幅之後。世代頓異。翻帙以思。則已。宵然遠矣。今我兄弟所最念者。固此數幅內事耳。而聚散靡常。少壯易過。每靜言自念。輒惻然有疚于中。

寄王後峯

以門下介然物表。視世事若將浼焉。僕私心豈不高之。但以幼服聖訓。遊方之內。覺倫理天性。不可解舍。褊衷不能無望焉耳。夫物莫不各自有恃。所恃者固則物不能奪之。豈惟聖賢見道真確者為然。雖嵇康

世間一等  
無意味人  
只是不具  
癖性

之於鍛劉伶之於酒固泰然以為得所寓而人莫測也。是以舉世嫉其放弛而有識者亦或亮之知彼非徒矜爾。僕尺寸士也。不足與鴻洞之觀。而亦竊有以自恃者。但濶別久。不得與門下劇談。而又非尺翰可盡也。秋薦在期。大器晚成。必有震越人觀聽者。謹拭目以俟。

寄高相公

某仗床芘。年來居山。屏囂茹淡。神情轉健。乃於中秋拉一二姻友。泛湖登山。得水經山海。所識諸異蹟。宛

具此眼光  
可見廬山  
面目

然可驗。數百年乃翳沒草莽中。而俗丘冗刹多表表著詞人頌述。因嘆世士識奇者固寡。而靈蹤乃亘宇宙常存。不為損也。古人之道高寡和功大招尤者。往往而是。而夸毗利勢之子。間竊時值播弄聲燄於寰區中。亦何以異此也。

李楷

叔則岸翁陝西朝邑人

與孫豹人

列子有云。人不婚宦。情欲失半。弟不宦矣。兒女之情。未免作苦。然亦思求一易簡方法。十一應酬。十九觀

即從文字之不滅証出性真之不壞沙裏淘金沙金猶有二相

心稍有放佚則遊覽山川誦讀詩書以蠲夫分外之妄想此自供之案不妨知已前委細詳陳者也伏念好學勤苦千秋自命者吾里則聖秋穉恭與吾兄差相彷彿弟不才闖入此中衰年智短不敢以此自任所願以心學藏拙文其不文之名而自適其適靜觀已往之作其善者如鷄肋其不善者如蛇足欲聽其或存或亡而又不忍以佛諦觀之名即為濁與財色昏聩等直該掃除淨盡而二三好我不知何以教之夜來觀古人博雅之流於書無所不讀而證入道理處未必精到使無鬼靈便當斷滅而言之所垂昭昭不滅是其精靈亦復常在嗟嗟種豆得豆習氣在于文章生生世世終是一慧業文人即有獵師能斷虎豹之命不能掩虎豹之文又譬之風雖猛烈能驅倏然之雲霧不能改日月之光華何況于心能有理會此中受享斷斷有鬼神不能奈何者但在專心致志不可作兩橛人爾曉起無事念老兄為文見聖賢之理具書奉諭幸有報章惓惓切切業人胸中皆不可

孫枝蔚 豹人陝西三原人

示兒

受。人。之。辱。最。是。有。益。事。讀。書。做。功。業。人。胸。中。皆。不。可。  
無。所。奮。激。若。夫。學。為。聖。賢。學。為。隱。逸。并。奮。激。二。字。絕。  
無。用。著。處。矣。聖。賢。受。辱。惟。有。一。懼。懼。我。有。以。取。之。也。  
隱。士。受。辱。惟。有。一。喜。喜。人。之。不。知。我。也。嗟。乎。辱。之。德。  
大。矣。哉。

又

被。裏。作。文。枕。上。看。書。此。是。熟。境。席。上。賦。詩。山。頭。走。馬。  
此。是。險。事。吾。生。平。得。失。之。處。告。兒。知。之。

冷暖自知

郝敬

仲興湖廣京山人  
小山草

與田肖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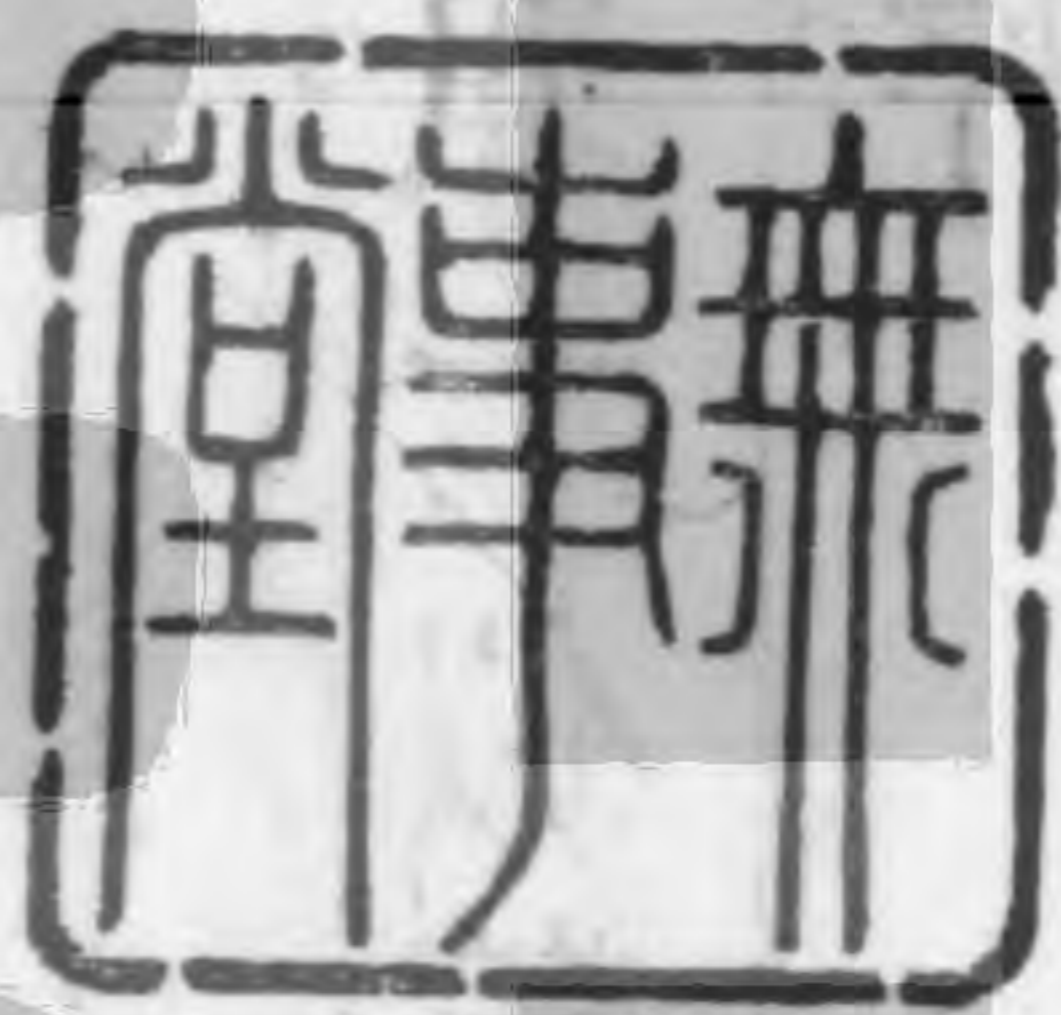
爽。利。漢。生。死。臨。頭。一。似。等。閒。蠢。笨。漢。間。坐。一。似。負。鹽。  
車。上。太。行。的。老。特。

又

真。能。不。被。物。引。方。是。間。人。兄。看。世。間。何。物。可。羈。留。得。  
我。住。我。可。以。羈。留。得。世。間。何。物。住。逝。者。如。斯。貪。便。是。  
癡。

答某僧

日用間多少欠缺。却說六合外無量世界。此爾家爲  
愚人排道法耳。然鹵莽裂滅。實自此始。聖教不越人  
倫。庶物縱使六合外有無量世界。與人無干。人只了  
人事。生天地間。只了天地間事。天地亦大矣。何苦定  
要小他。畢竟何曾小得。



藏弄集卷之七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弄集卷之八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津客

劉子素少質河南光州人繪嵩陽集

上大司徒梁公儉庵書

進士繪頓首死罪。繪不佞不能敬奉德教。以順下陳  
之心。繪恐以不肖之故。有傷於門下之度也。繪以進  
士分大司徒觀政。國家之法。以新進者多下邑草莽

於文章中  
能見氣節  
為難而見  
之于尺牘  
為尤難

之臣不習典章令觀大臣舉事庶他日有所法程可  
寡過爾未先授以職事也昨澍雨竟日進士以僕馬  
未便遂未到部隨有健吏持札相喚進士方與客對  
即辭客衝沾濡來見初以為必有明訓教旨便當勇  
受之也不意門下據案不答禮聲色兩厲進士以庶  
司在列不能當面數之責略為辨論以一揖不至未  
成過也門下何遽若斯此所謂覆羨之失而致翻海  
之怒毀瓦之咎而發破山之威竊亦為門下不取也  
門下怒愈甚環視兩旁指為冥捍不識事體公肆傲

慢令曹吏勒疏叅劾進士始長揖退見同年友但瞋  
目沉心而笑曹吏之亡識也夫進士未授職曠何職  
也未受事敗何事也曹吏雖黠不知所主何意所加  
何辭所據何事所議何罪聖主高居法宮宸覽諸大  
臣章奏見大司徒奏囊必慮以為軍國何大議邊圉  
何大策內庭何大計象魏何大令發而視之則叅一  
未到進士爾繪懼此瑣細事乃厯聖主當何以出絲  
綸下明詔哉是本欲成進士之材而損門下愛士之  
德明進士之過而累門下容人之量繪聞仁不棄物

得之先秦

禮先後施以不肖之始進望門下有以全之不虞其  
 輒棄之也以不肖之狂悖望門下有以教之不虞其  
 輒摧之也故不教而怒者禮之暴也不寬而伐者義  
 之慘也且舉一言而傷國體之大非忠也薄一士而  
 動羣情之猜非知也願門下察之昨聞周司務同郎  
 吏二三人皆短繪於門下謂繪多言戲媒俯仰充倨  
 出入不循渠度嗟哉以繪之行誠如左右之言但繪  
 思之以繪之志行欲免于左右之譖必不可得也以  
 左右之志行欲相合而矜之亦必不可得也諺曰女

如銀河之  
 落九天

入宮見妒士入朝見忌夫宮妒者必名姝也朝忌者  
 必奇士也繪雖亡奇然自左右眦之必駭顧而叱焉  
 者也昔黃次公却督郵之譖而全許丞之名龔少卿  
 拒功曹之誹而得王生之力孟公不顧尚書之期而  
 司徒馬公優之位躋列侯士元不理耒陽之事而相  
 國孔明原之權登上將此四人者豈徒以疏濶媮慵  
 哉性有能不能人有遇不遇爾是以孔門設教列為  
 四科班史論人注為九等善人難以入室狂狷可以  
 成章不有巨德何以陶成萬品也門下又讓繪曰觀

汝年已踰三十。何不省事若斯。嗟哉嗟哉。繪生八九  
歲時。頗具知識。能屬文。鄉里繆稱爲奇。今三十一歲  
矣。不能於此光揚駿業。爲國家濟一事。逐隊南宮。廁  
于釋褐之末。嘗自醜恨。力倦神疲。時或目不辨朱紫。  
耳不聆音理。隨口應荅。健忘而耄。而不自知其故也。  
但仰方今聖主御極。六合一家。雖有奇傑。何能自表。  
此正馬卿楊雄所謂。儀秦無所騁辯。賁育難以事勇  
者也。故如文子弱齡。能禦衷甲。甘羅十二。憑軾下趙。  
子房以童年報韓。仲華十九。而爲佐命。古者英哲不

少。假並生斯世。則亦就摳衣鼓篋之業。爾豈能遽奮

青霄之上耶。繪文不能獵取上第。名不能橫四海。則

宜爲左右之輕且斥。繪亦以此淡蕩而困于自悼。嘗

恐終無樹立。而自委于末行也。繪且籌之。繪居宛汝

之間。其俗子弟多好獵。繪往獵家。見名鷹於未獵時。

凝金眸。垂雲翮。毳毛剝落。脩然如鷺。徘徊條鋏之繫。

若病且死。啖以翠鳥之肉。不厭也。飲以烏梅之水。不

甘也。一旦脫鞴。而颺乘迅風而起也。竦翼而翔于碧

落。其神俊。莫能當之。於此之時。信大鵬避路。孔鸞驚

出入枚馬  
之間六朝  
靡麗八家  
踈率皆不  
得以擬之



舉野無狐兔之跡。林乏燕雀之羽。何也。以其才力得。縱而精耀氣勇也。以繪之不肖。儻辱納而教之。當有鸞鳳朝陽之志。肯以名鷹自況耶。若終不加愛。而與進之。繪聞智士不違心以干祿。烈士不忍詬而喪名。高雁傷空弦而橫透雲幕。神駒驚虛箠而滅影崑崙。今九州之外。五嶽之巔。可為曠士棲神寄足者。無有限。肯終阻門下之條約。而有污印鞞哉。狂愚敬勒通記。外孤鶴賦一篇。并具志意。覽辭喜怒。惟其裁察。

王惟儉

損仲半庵河南祥符人

與劉澹如絕交書

僕少讀劉孝標廣絕交之論。每怪其說以凶終隙末。季俗即偷而投。編贈紵。古道尚在。五等之論。於是為過矣。及歷觀豐約。熟觀初終。然後知雨雲之乖。未擬其反復。衡續之旨。僅得其百一。獨往之士。所以去。冠紳之黨。即鹿豕之羣。而不欲與世俗之數。數也。敢畢其愚。惟吾子裁焉。間者吾子不遺。猥賜玉趾。一揖一階。抗顏登輿。僕為之愕然。因憶曩歲北發。僕曾隨例一餉。非有韓豫章之多。絹袁鬲令之營。譽也。而搆付

江左體能有風骨勝  
于率然拖沓以為秦

漢八大家者

有幾層婉  
變却伏幾

層糾擊如  
張子房雖  
若婦人女  
子而中藏  
博浪椎秦  
之氣

重樓複閣  
曲徑層巔

去信獨成其高。是吾子信嗷嗷於僕矣。僕寧無一言以相遺乎。子昔在陽城。行李之往來。無歲無之。慰藉懇惻。筐篚重沓。僕豈遂乏藜藿之羹。缺鶉褐之被。而需故人之惠也者。交自爾也。而不腆之私。輒蒙斥去。不亦過乎。比見實過語。以吾子客歲卧病。僕不之存。嗣有書疏。僕不之荅。蓋有懟焉。吾子誤矣。無論瀕發之嫌。義宜自踈。而子地當清簡。官惟柄爵。淪落如僕。通書何言。平生孤操。其誰諒之。至病苦侵尋。人所時有。而交即多情。勢難奔問。彼徐孺子之絮鷄。遙臨范巨卿之白馬。突至此等情事。古有幾人。吾子之病。尚未逮此。而子是之責。僕又有以詰子矣。夫羈旅之苦。必不慘于園扉。寒暑之疹。必不痛于死亡也。先富平非子研席之好。而年譜之篤乎。往者刑餘。煽虐搖惑。宸聽緹騎。從天隕越。無地秦晉。密邇匹馬。匪遙吾子。曾具數行之書。遣五尺之信。否乎。非獨此也。重繭入都。委頓抵獄。榜掠慘膚。桁楊施體。橐餽不克。蟣虱相弔。當此之時。韓長孺之灰冷。益之以溺。江文通之淚盡。繼之以血。吾子曾具數行之書。遣五尺之信。否乎。

剝蕉拆笋  
宜刺中腸

藏書集

卷之八

非獨此也。天未悔禍。溘焉捐館。炎暘政酷。屍蟲欲流。  
黃職方與子之年。譜略同而乏其故。交何戶部與子  
之。研席有異。而又非周戚。匍匐請救。旦夕怔營。狸首  
具美。蜃炭有腴。藉幹送往。溢于具爾。陽城非僻。豈其  
罔聞。吾子曾具數行之書。遣五尺之信。否乎。非獨此  
也。靈輻就道。故國是歸。丹旌素旄。天意淒其。雲陰葛  
第。柳車行道。紛其雨泣。棲魂南郭。途未半舍。子於此  
時。以計事再過里矣。鬼而有靈。將日夜望曰。庶撫我  
乎。吾子曾不肯枉咫尺之路。弔襁抱之孤子。於交情

以前俱作  
盤馬彎弓  
之勢至此  
則五色披  
離矣

其謂之何。倘先富平據當路之衝。逢姬妾之戚。卽道  
途修阻。子必不爾。而於跬步之間。斬於一往。衡續之  
際。過為分明。孝標立論。置之何等。而以區區之疾。責  
望于僕。何輕重之不倫也。且居已於伯起之清。而居  
人于仲父之穢。益僕之所不受矣。吁。嗟。澹如於斯。絕  
矣。浮沉異路。永離隔矣。餘暑未已。兼之積病。橫臆為  
書。不復求文。謹白。

張民表

法幢武仲武匡林宗中牟人  
玉政彙集

與甥朱敬之

藏書集

卷之八

七

賴古堂二刻

善子解經  
藐諸孤一  
警枕也

嘗讀禮。至寡婦之子。非有見焉。不與為友。心疑寡婦。子何罪。而經絕之。若是已。而深思孤。無教則易。敗聖賢為危言。提激之耳。甥不幸而孤。宜有以自見。毋令人擯之。不與友也。

侯下恪

若樸木菴河南商丘人  
眠雲閣集

與彭君宣

攻詩務。邈風雅。為文當法秦漢。今人不觀江海而羨蹄涔。不覽華岱而誇拳石。不愛秦松漢柏而取蟠曲。益益中物。可謂有心眼者否。

不異示兒

勿爭。不可得。勿抗。不可久。

王書鐸

覺斯河南孟津人  
擬山園集

與周減叁

歲月漸深。不晤為歎。辱承華訊。愧感集懷。向者敝廬分詠。大作高秀之氣。軼於塵表。風雅一道。今歸櫟下矣。無由面覲。渴思怒如。

亦出又然

不與古人

一可與典

與典

僕酒人也。花時多暇。同知己披觀古圖書。漢篆搨管。

藏書集

卷之八

八 賴古堂二刻

快吟肴核錯至酒一。再行醉矣白眼望蒼旻。條條然有出塵想。不知古人一石後與此何若。

僕老矣。晤對清陰。浣花掃葉亦可樂也。回思促促金華中。不當為之一噓乎。

又用前韻

余書酒後指力一輕。如作山水墨畫。筆過風生。詩歌從無意中。輒得壺卮間。寢深卧言疲。命為勉作數字。不異枯魚之索矣。如何如何。

又

牛首白雲梯。松音鳥語。江聲雲影。登高騁望。頗無塵事相擾。此地書畫相宜。選地莫此若耳。

與鞏鴻圖

曩于浣花菴。見國華先生詩書。皆攜古意。非薄狹時流。為之起敬。今相聚于公園。舉尊暢敘。甚愜懷抱。時蘩華蕤發。竹陰清拂。輕風徐至。好鳥無聲。良晤如此。不為識之。他日相聚。思此景況。知非夢境矣。

輕秀文安公所少

雖小幅縱筆甚醒

律呂精徹。皆協元聲。冥合鬼神。格感上下。匪曰細故。衆人以歌喉。從事不制。性情此所以白。盡梨園頭。食而不知其味耳。年翁平章焉。

梁雲構 匠先翁居河南蘭陽人

寄蔣老師

西出井陘。惟有萬疊荒山。千壑皴地來。與馬首相尋。遵汾逾霍。馬怠車煩。卽間有吟興。撩人亦爲街鼓驛。柝消盡。東達嵩洛。反入蕨境。少室雲烟小。堪遲人勞薪之士。于此得脫帽一笑。

與吳隆嫩

前日轟飲。畢竟東西俱帝。誰肯作扶餘。仲堅綾扇龍翔鳳翥。伯仲右軍。卽與我十石火齊。不易也。

彭而述 子錢禹峰河南南陽人

荅王大愚

自君家文安公歿後。茫茫海內。而述遂無一知己。類唐縱酒。生意都盡。除夕之夜。接洛下來書。令人歎文安不死。虞仲翔有言。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謂北海亦復知世間有劉備耶。大愚集允矣。大家有

才如海。暢所欲言。讀賦騷樂府古體近體諸詩。雄古  
 奇奧。奔放幽逸。遠駕漢魏。近逼三唐。尖側廉纖。一毫  
 不以犯其筆端。獨成噌吰之響。四海雖廣。指不多屈  
 也。傳奇如武帝帳中見美人。能令死者復生。又如楊  
 廣上巳遊西苑。杜寶撰水飾圖。經人物自動。鐘磬箏  
 瑟。自能成音。徐渭盧柝拜下風。桐城荆溪餘子。直楚  
 儻耳。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然歟否歟。前兒輩自弘  
 農來。為言大愚瑋瑰拓落。酷似文安公。令人無復優  
 孟。果不誣哉。何時跨馬東周。一如河朔故事。不陳思  
 奪邯鄲生之席。則虬髯之遇太原。謹避之耳。一詩侑  
 函。不盡覲縷。

馬筠初

風篁河南盧氏人思恩太守

與施偉長

咸歡以南。螫毒昏霾。飛鳶鳥也。跼跼墮水。人壽幾何。  
 金石非末。中州甜棗。佳瓜行足。怡性戀戀。鷄肋誠恐。  
 寶圭丹砂。不駐顏矣。

陳希稷

簡菴河南夏邑人  
谿南草堂集

與郭靜涵

淡語足人長思

投跡僧寮。遂踰淡旬。靜夜一燈。心神俱豁。性靈之際。覺稍有進。蓋因思人生貴聞道耳。使予不幸早歲得時。而駕則用世事業。亦可想像。不幾終身。不知有此一段進境乎。砥礪有心。雖去日苦多。然自此十年閉戶。或尚可收桑榆之效。時光電掣。今遂四十歲人。惜陰而往。真無容一息自恕。甥雖云年力方富。然五十年亦在轉瞬間。高堂衰母。尚時勞筋力。甥賦性爽豁。心手明敏。倫物之際。亦時見至性。而口絕雌黃。不輕論過失。卽此便可入道。但學力未深。操作不常。釋卷

卽魯直三日不讀書之論

三日復爾。浮躁之色盈于面目。似志氣猶未靜者。銳其力以持。久靜其神以養心。循次研精。當有一得。是在甥自勉。勉焉。此友朋勸導所不能益。師長呵撻所不能董也。一生成就。只在此一二年間。故爲此娓娓之論。以相告語。倘能三復尋繹。則言豈在多。

周文煒 赤之坦然江西金谿籍河南祥符人四留堂稿

與友

夏邑彭君宣。曾見一老姓家。裱一敗軸。有學吃虧三字。大字是顧文康公筆。近聞郝敏公少宰。令曾祖智菴

高康生評 喫的虧方 做的事老



氏五千言  
不出此三字

先生嘗揭此三字示人鄉人即以學吃虧先生稱之  
瞽宗之祀亦即書此三字于木主之後嗟夫居官居  
鄉恒能持此三字符天下無難處之事無難處之人  
矣智菴公一傳為大令銘燕公再傳為少司農君萬  
公三傳為今少宰敏公公子姓皆能以文行著却從  
學吃虧三字培植得來虧不可不吃吃虧不可不學  
如此

示脩文大士

果惟枇杷秋而萌冬而花春而子及夏而熟菜惟苦  
菜生於秋更冬歷春至夏乃成五穀惟北方之麥種  
于冬歷春夏始粒今人中備四時之氣者吾不知凡  
幾予所見皆粵中一歲三熟之稻耳予嘗言失志之  
士得秋冬氣多者其人必能于身無失得志之士得  
春夏之氣多者其人必能於物有濟吾輩即不能四  
時之氣俱備若能由失志以至得志毋令四時之氣  
少失其位焉斯得矣

與壻王荆良

今人無事不蘇矣東西相向而坐名曰蘇坐主尊客

汪舟次評  
以四時之  
氣定老少  
即以之定  
窮通人生  
於此誰能  
自外  
認得一時  
字最微最  
確

吳介茲評  
真正風雅  
今人誤解  
風雅二字  
耳

上客固辭者再久之曰求蘇坐此語大可嗤三十年  
前無是也坐而蘇矣語言舉動安得不蘇若使賓客  
端端正正南向主人端端正正北向觀瞻既正禮儀  
自肅畢竟也還說幾句正經話做幾件正經事吾與  
僭家淪濁水來作吳氓當時時戒子弟勿學蘇意便  
是治家一半好消息此風略一傳染便不可醫治慎  
之慎之

又

老夫生長于汴至今不能改汴音有以餅餽啜老夫  
者老夫不耻也以老夫所見雪苑沈氏東萊姜氏上  
自主人下迨僮僕無不婉轉其舌造作吳音彼方自  
矜其韵老夫耳之如六月疝子驚滿身千萬刺抓搔  
不得

吳冠五評  
每愛靈均  
余不忍為  
此態一語  
道出至性

與賈徙南

每晤陳旻昭時時有絕妙語足解人頤今日旻昭語  
予曰某巷中一輿夫無人不舉獨生平不肯任婦人  
有呼為婦輿者輒拂然曰吾此肩豈肩婦人者人輒  
笑之而輿人終身不改乃知人苟能孤行己意雖貧

吳野人評  
此輿夫當  
為作傳

而與僮賤而乞丐亦強他不得今之肩天下事者亦只是男婦不簡擇耳甚至偏有欲肩婦人者甚至求肩婦人不可得求其近婦人而肩之者嗚呼與僮不若矣吾與兄冷眼觀之

示侄婿馮伯宗

吾往往見貪吏之子孫甚盛廉吏之子孫却受貧賤心甚疑之既而思夫人既已名之曰貪吏矣及其身人人唾罵之千百世而後人人亦從而唾罵之彼既身受此報天亦恕之矣故不甚責備其子孫夫人既

林鏡崖評  
惟恐其刻  
于人而廉  
豈反以廉  
故得刻耶

爲廉吏矣及其身人人歌頌之千百世而後人人又從而歌頌之彼既身享其福天亦已報之矣故不甚照管其子孫至于世俗之論曰貪吏寬廉吏刻故子孫食報遂異吾不謂然吾未見真能廉而行事反刻者刻亦是不廉之一端人第誤認不受賄爲廉耳不受賄纔是廉之一端豈便足以盡廉今舉于鄉者曰孝廉若如世俗之論則孝廉尚未仕何賄可却而美之曰廉耶故知廉之一字所包甚廣今之廉吏皆貪于廉之名者貪于求廉其人已在此貪廉之間矣夫天

安靜子評  
昔王半山  
作文每嚼  
石蓮子以  
助苦思蓮  
子盡或咬  
爪甲至血  
出元澤天  
折于此可  
驗

李渭清評  
世間一切  
不偶然之  
數皆從偶  
然中出

下之真廉吏。未有不寬者。刻則畢竟不廉。君已出為民牧。宜以予言日三思之。

示長孫

吾往往見咬指甲人。必令甲上無一毫餘地。甚至血出而後已。其人非貧。即天不則必射及子孫。蓋自己身上物事。尚一些容留。他不得則其生平事事求盡。于人可知矣。事事求盡于人。而欲求富貴壽考。慶及子孫。何可得哉。

又

有精神人短命。只是欠厚重。厚重人短命。只是欠精神。精神是天賦的。厚重是學得來的。孫勉之。

又

雷之擊人有誤乎。先儒言雷從起處起。偶然當其起處。豈不是誤。然偶然偏當其起處。或有些些緣故在。

示侄

升不受斗。言拘于量也。究竟升子還受得一升。天下儘有一合容不的東西。

示兒

李象先評  
打破此關  
即證佛果  
不止曠達  
奪晉人之  
席

爾位一方之長尚欲從日者算命耶我所不解位一  
方之長何善不可為何惡不可作此命日者尚能算  
耶我嘗言中進士後便當丟却八字五星讓與窮而  
不遇無力為善無力為惡者算

又

乘醉乘興往往失言既而悔之悔而百計挽回之究  
竟費盡氣力豈是挽回得來的何不于乘醉乘興高  
談濶論時略謹慎些子

與泉弟

人當收閉之年而猶務名開發大不祥也少年人無  
一點少年氣春行秋令也尚且不可老年人無一點  
老年氣冬行春令也危哉危哉

阮漢聞

太冲河南尉氏籍會稽人

與歛醫洪叅岐

僕素惜醫然王道霸道固習聞矣夫王醇而霸駁王  
緩而霸捷也獨不曰補泄兼乎補即王泄即霸矣聚  
和平徐噓即王薦猛厲急攻即霸矣或先培後劫或  
先劫後培即王而霸霸而王矣東垣似王未嘗廢霸

歛人洪叅  
岐以醫名  
吾梁著有  
醫術王雷  
臣為復刻  
之其子紹

岐亦能世其業

論極靈快足使腐醫緘舌古人焚青囊書蓋從方本上來者必非名醫也

矧在中原河間似霸竟亦歸王矧在四裔故真王即  
霸真霸即王今醫所稱王實全無干涉之參苓所稱  
霸乃立見徂喪之董葛若之何互反唇也彼初不識  
其真是以相習而舛頃談學術事功何以異此足下  
所著書固非使人問方而後病也雖然靈心消息一  
準于人之天而天竟難憑矣試觀今茲運氣與軒  
岐時同耶否耶冬而春春而冬燥而濕濕而燥陰陽  
相易五行何由乘權以嬗化耶按支干以定位曰今  
歲某一行為君粵稽厥候他一行畸勝而據其旺然

則定位者君畸勝者君乎又況其人於歲候外另受  
毒淫乎而藥性陰陽明暗向背一一與天人隱密鍼  
芒合乎僕嘗謂天必不盡八尺表表外感通則二帝  
三王第稱羲農之稷契醫必不離方寸七七中解悟  
則名家歷代但似尼泗之關尹參岐勉旃幸思一注  
蝨蟲遂遲三十年仙籍  
劉體仁 公敵 賴川 衛人

與友

却千金而不顧者決不是咬菜根人坐懷不亂者尤

深一層論而理實確

不是枯木寒巖人。予嘗持此論而不學者未之信也。讀文山旅懷知之。倘猶不知定不解執刃前抱者爲真如矣。

唐 堂 叔升江西金谿人河南祥符籍武解元

### 與高蔚生

舊聞三原來陽伯。近見徐州萬年少孝廉。自詩文畫之外。琴棋劍器百工技藝。細而女紅刺繡。猶而革工縫紉。無不通曉。此是何種慧性。我輩十指雖具。乃如懸槌。

閔派魯

曹夕伯宗馮姓河南祥符人溧水令遺稿

### 與高康生

何元朗云。文衡山先生在翰林。大爲姚明山楊方城所窘。時昌言於衆曰。我衙門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二人只會中狀元耳。更無餘事。衡山之名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着姚涑揚。惟聰者耶。錢虞山先生云。王雅宜名寵。字履吉。以處士終。其兄守字履約。以進士撫治鄖陽。而履吉已前死。死後數十年。履吉名滿天下。而人之猶知有履約者。以其有履吉爲之。

高康生評  
筆筆轉筆  
筆應空中  
結構全以  
神行幾于  
化筋脉爲  
烟雲矣神  
明于八家  
而自出機  
軸世之貌  
七子者有  
此宕折一

筆否

先爲虛步

弟也。由此言之。科名奚足重哉。

周圻

百安江西撫州籍河南祥符人  
嘗實堂集

與鏡菴

鏡菴足下

僕

讀足下詩竊有嘆焉。唐以後未嘗以詩

取士。士之爲是者。自適其性情耳。性不樂是。卽置不爲。未嘗有人督之使必爲也。自僕有知識時。見前修能爲詩者。數十年間。一二人而已。千百里之遙。一二人而已。然而能者則必傳。不能者安於不傳。而不強爲。其可傳。二十年來。則人競爲詩。工爲制舉業者。必

兼爲詩。卽上。不以此取士。又無人督之使必爲。而士若非此。無所容於世者。春風馬上之氣。旣不以易五七字之榮。卽致身通顯者。他皆不屑與絳灌伍。獨一列姓名於詩刻中。與寒士雜錯。其間則所然喜連。須糜是風雅之盛。莫過於近。今宜有可傳者矣。而卒無可傳者。僕知其故矣。僕嘗見富貴人與其子若弟之爲詩也。風雅旣未嘗接目。唐人姓字亦未記三數。稍知聲律。驟而號于世曰。今之工爲詩者。莫予若。而一二饑餓之士。輒羣相啖喫曰。某也真大賢也。讀書目



數行下。其爲詩直接風雅。漢魏尚有所不屑。何況三唐。是人或于羣集之間。間爲彘彘之言。以自蓋其醜。而啖喫者又曰。某也。卽席得數千言。使小兒望而舌橋。今之爲詩者。直無如某若。於是數年之間。其人哀然成集。遂遍寰宇。僕常退而疑之。旣而嘆曰。吾知其故矣。是皆聚貧賤士之所爲。而見蔽于富貴人。與子若弟如此也。不然。則吾嘗皓首于此中矣。求一言之合。卒不可得。卽幸而得。求其哀然成集。卒未能何彼途之易。而我路之難耶。僕又嘗見近今貧賤士所彙

溫犀秦銅  
妖魔畢見  
雖然不顧  
剝人面皮  
耶

布之詩矣。貧無事事。假聲氣。鬻金錢。借風雅。媚權貴。哀集富貴人。與其子若弟之詩。爲之鐫布。某貴宜首。宜廣某貴。不某若宜。次宜簡某昔貴。而今謫。遞簡之。某昔貴。而今黜。亦驟黜之。其于富者亦然。懼世有以窺其微。則間列一二寒賤之士。使讀者不之疑。甚有望門托足者。希諸公餘瀝。以自潤。則就宦其地者。次第列之。於是擁高牙。大纛者。無不家。漢魏而人。李杜矣。僕未見擁高牙。大纛者。之能爲詩。如是也。是僕所謂聚貧賤士之所爲。而見蔽於富貴人。與其子若弟。

如此也。足下家徒壁立，甚工詩，而世之鐫詩者，未嘗稱足下一字。勿論人不欲傳，卽傳亦必冒大人先生之姓字而後可傳。今足下之詩不見蔽于富貴人，與其子若弟，幸矣。欲與富貴人，與其子若弟，驟有聲稱于世，豈不難哉？嗟夫，以足下之才，豈不能致身通顯，使煢煢之士，借其一字一句，以爲榮，而爲此岑寂，徒存數卷之詩，與迂濶無當如僕者，較而藏之，曾不若竊貧賤士之所爲者，驟有聲稱于世，亦何益哉？史公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無聊語耳。僕未見名山之藏。

既可下淚  
又可解頤

出而行世者，何書其人？誰氏耶？足下之詩藏則藏矣，僕以爲終不若擁高牙，大纛者，不必名山自有其人，之爲樂也。嗟夫，世之工爲詩如鏡菴者，尚不能驟使其傳，而所傳者非贗爲之，卽富貴人與其子若弟之詩耳。富貴人與其子若弟，力能使世傳其詩，而不工爲詩，貧賤之士工爲詩，而力又不能使世傳其詩，而富貴人與其子若弟，竊貧賤所爲之詩，一時驟傳，久而疑之，又久而因其人，並棄其言焉，則近今之詩，終亦何由而傳哉？

雙縮俱見  
腕力  
有一字涉  
歐蘇否謂  
之歐蘇可  
謂之周先  
生之文亦  
可

與黎魏曾

家國光至否。寒士投清官。如水晶鹽貯玉壺。冰滋味。雖薄氣骨轉徹正。未易與肥腸滿腦人道也。

與李象先

文章愈有品。則愈無權。仕宦愈有權。則愈無品。

與帥公裕

每于寫愁處。只令人發笑。想先生胸中固。枕上肉耳。而惡夢昔昔。閉目之恐。甚于開目。古人欲買夢。近日盧德水。欲選好夢。做僕既無夢。可選無錢。可買而念室中。凡所與俱者。正未必有佳夢。可

文品官品  
二語道盡

每于寫愁  
處只令人  
發笑想先  
生胸中固

無愁也  
謂何邯鄲  
想亦不值  
一錢

賣以此連夕。不能貼席。但危坐求無夢足矣。足下為我得佳夢。來為我慶。此意可感也。輒成一詩以謝。可憐。憑夢寐。便欲望生還。足下讀此。當有潸然泣數行下者。以此當買夢錢。足下折閱矣。

與其

足下所註杜詩約本。一味求切求實。不事鈞深索隱。

僕每見譽人著書者。輒曰似郭註莊。盲人緣此。遂欲

與作者對壘。若足下此註。不過因世人不見杜老真

面目。直以杜還杜耳。但約本之名。不甚愜鄙意。欲更

註書者知  
還之一字  
則雖作千  
萬言不厭

其繁

之曰杜還。老杜被學者持剝殆盡。又被註者摘索無遺。不得不襤褸算路。逃之無何有之鄉。直遇足下始得詠生還。偶然遂也。勿論自來詩文書畫。直當以筆還筆。墨還墨。而註古人者。更當以古人還古人。得一還字。杜詩從此無事矣。僕昨謂朱振公使君。安得聚半歲糧。閉此君子。溪山老屋中。俾早成此書。使杜老直從巴峽。穿巫峽。使我輩從羗村隣人。後早作墻頭觀耶。振公亦為失笑。

與陳龍季

還字好註  
脚此便是  
以杜還杜

語多情少  
轉側皆韵

一幅江天  
晚泊圖

無端作想  
思緒彌長

僕在閩八載。已絕生出仙霞之望。何意今日遂成歸客。諸同人賦別洪塘者百餘人。中獨缺足下。詢開仲知足下微恙。不能出郭。足下即恙度別。僕尤當扶掖至足下。其有難于臨岐者乎。開仲為予言。足下無所囑。惟嵩山一編。是足下數年來止酒罷劍。性命以之者。命僕序。僕急納之袖中。布帆已掛離索。倍增晚楓。堆岸殘月。滿林鳥獸悲鳴。江聲鞞鞞。衆客既去。獨存足下。此篇就燈讀之。覺騷意筑音淒然。滿耳益深。僕并州之感。足下其善于別僕者乎。不然何衆客既去。

又起一波  
收拾

足下乃獨依依逐僕也。急索筆為一序以報足下。記僕入閩行館未定。即為詩以哭尊公。大江先生出閩而復為足下序。八載炎方。始終為頴川父子耳。放筆黯然。惟足下有以教之。

與方與三

既書拙作奉祝。復取與足下舊詩錄于文後。弟為君家所賦諸詩甚夥。頗有散逸者。亦有稿存而不欲盡書者。其不欲盡書之意。以君家一門父子兄弟畧出長技。與櫟下生一人角。人賦一詩便已盈帙。弟即聚

文人綺語  
乃至如此

清流宕折  
忽起一峰  
有水淡山  
時之奇

精力以當之。終是孤軍疲於奔命。稍存不盡。使世之視龍眠櫟下詩者。謂櫟下未必旗靡轍亂。但全師未盡出耳。古人非十萬不可弟錄其半。逸其半。以前鋒小隊示不欲戰之意。若背嶮之勁。尚隱隱在紙背也。幸一笑置之。

與高康生

足下素不敢涉江。今乃渡河。勇真可習哉。近青即駢邑。穆陵關在其南。聲音之近。得毋動故鄉思乎。黃沙白草。冷月酸風。雖不宜江以南。客未必無小益。幸於

馬蹄躑躅時悟之相見在卽喜次於曉

荅高念東

兩過珂里俱以急行不得作竟夕之飲俗吏紛紜自覺可憎然酒清且旨欲飲便飲談野而曠欲吐便吐雖半晌乎猶勝彼低頭深揖作鄉飲酒禮者千日萬日也別去爲敝門士留芭山書舍出栢瘦醉我遂而達旦醉中爲賦栢瘦歌字如乚句如夔醒後取觀不識爲何人作啞然一笑卽復擲去然稿卽存亦不堪使先生見也文壇穢雜弟鑒于千子文妖文勦之說

思以一選正之去取無當所見又不廣以患難後此興遂闌刻雖四五百葉目亦未編序亦未成有首無尾弟之著述大抵如是耳幸先生教之不一

周亮節

靖公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醉耕堂集

與高康生

前輩一言一事皆須小心體認心地畧畧明白再開口不遲昔人云一担黃連都吃了方可說甜話今人皆是吃甘草湯便開口者

周在延

津客河南祥符人

謝許子韶畫鵲

天地中間。號物有萬。手邊眼底。何不可畫。乃先生必  
 深入化窟。搜括盡情。釋此雄俊。方充君眼。使我纔展  
 尺幅。便如生鵲。當面直掠。過來不得不作。燕雀之避  
 神矣哉。先生技至此乎。

一字不  
 猶已

十季正覺  
 楊敏普

謝子韶  
 畫鵲

庫

酒餘

藏弄集卷之八終

書